



117  
+1

服部文庫  
117  
350  
5





117  
350  
5

管子卷第七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盧泉劉

績其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事匡君

內言一

張榜評匡及伯形皆後人追敘者然其文高古奇絕幾平反敬仲之逸駕然者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

管子

卷七

一



趙用賢評大  
臣等三篇是  
當時紀敘之  
文

程敏政評讓  
事廣開便非  
忠

而賤故難。賤臣知棄矣。續按言君知已不肯使傳小

為之傳也。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

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

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

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廟者，不讓

事不廣間。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

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則必不立矣。

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續按此言三人

楊慎評無小  
知惕而有天  
慮伯之上也  
淫侈好動不  
足害宿有小  
知害宿必矣  
小知大慮之  
仇也日拙而  
不知懼也彼  
自不容更吾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亂，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

不然也。夫國人憎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

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也。言

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

按二公子指亂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天慮。言雖無小智，能

夷吾莫容小白。夷吾既無小智，必垂近於俗人，故非

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殮，嗾嗾不足為飽。有大

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

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矣，用小矣。大



夷吾又孰得而容之哉故小白者夷吾之水也魚之識水之矣梅士享許忽以受君命奉所立為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為君臣議論各根天性以此時受命為傅非受命寄託仲說較長連其後奉亂奔魯君臣既定義無所逃召

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亂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召忽曰。百歲之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致。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名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命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續按。兄古况字。後倣此。言犯命廢亂。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稷。一國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

忽之死九賢生也。予故曰仲何不藏身以有待而幾俸于二公子之間。

沈氏新評無二心正盡力以親信

梅士享許忽教鮑叔以無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春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與鮑叔駢傅不相當。紀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其所行。



二心而已二  
心于亂蓋亂  
之不終仲雖  
制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梅士享評魯  
桓公夫人一  
段亦齊襄公  
淫縱取亡處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戊、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葉水心評賢  
智似各成其  
美

姚樞評禍理  
語更奇峭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成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之於昏，又長故免於危也。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無盡言而誤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特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不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



續按除之謂除此恥也

張榜評敘得簡言

朱養德評事甚莊駭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

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凶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孔穎達評文更委曲如畫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叔傅小白將立之



張嶠評鮑叔  
知仲心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紉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紉也。

鮑叔評鮑叔  
料施伯亦是

言管仲親紉，紉之不死，而况君子。親尚不死，多於小白也。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



劉勰評此計  
極詭

失養和評施  
伯亦不能料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晉。今既定。

郭正域評生  
臣死臣是定  
衆

梅士言評成  
行成名等議  
召忽見死則  
行立而名不  
虛生則行殺  
而名虛立也

楊慎評上者  
匡之志下者  
匡之術  
朱長春評以

矣。謂小白。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義之行。生者成名。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又成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日。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或曰起徇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離得  
此更神大傳  
所謂相雜太  
史公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人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  
其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  
不與召忽圖我小白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行，其知豈不有焉乎？  
忽雖不得行，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若及獨能圖我  
續按及謂所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  
國理續按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

人善本  
心

何俊良評是  
叔真心

揚慎評鮑叔  
之可初也大  
匡之文文鮑  
者歟

也。膠，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  
黨與弱，故乃可圖。續按指召忽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  
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  
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從，小白者  
不，忍違老臣，故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相從，中心實疑  
二十乘先，行塞道。續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  
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蘧軾評此誓甚正決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之黨。得及小白。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享評桓公設無大慮。管仲終死。子糾可見其生不苟。朱長春評期王而勉伯著書者後曰。君不能大性以。小見仲王佐云爾。梅士享評必待桓公許伯。然後仲趨就。相位可見其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王。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梅士亨評桓公欲先修兵管仲欲先厚人所謂人者合諸侯與齊而兼厚者也

宋長春評湯船事國異人異年異自禮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左傳故別或曰起徇載異聞也

兵。百姓因病。當先賦。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厚。

兵自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

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改未能有行也。別本

未盡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

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

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與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

沈與新評修兵後用果可危

梅士亨評鮑叔啟君用夷

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

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

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

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

伐。杞而齊不能令。如大匡所云者。公怒歸告管仲曰。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

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入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義士不歸也。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者鮑  
叔也

李泌評梁深  
駭人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

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土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昏其自及也昏待也待其鮑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

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掣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

趙用賢評義  
士歸方可強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朱長春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日以小兵而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故設吾人設詐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續言天下兵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詐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柯潛評以小兵御多兵非計也

黃震評委姪殫盡

何俊良評設慮遠到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已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蒯之為人也蒯一作涿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



事殊異  
正許劫壇  
楹音枕擬擊  
也史記  
也首楹之

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宣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

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役禮擯贊揖讓登壇劔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日請不帶劔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

懷劔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

無不死而已左楹桓公右自承日均之死也戮死於

君前左手舉劔將搢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日齊追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

也戮死於君前自殺故日均之死管仲走君曹劔抽劔當兩階之間

日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劔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枉一平心者

朱長春評大  
匡志匡君以  
匡天下為功  
初敘五年弗  
諫自用之弊  
一用仲而伯  
成以此分兩  
截應傷而大  
慮則事多舛  
而仲功亦莽  
莽矣

所圖今不當有進往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

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

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五年宋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

若諸侯何無若諸侯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

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

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

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

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程敏政評不  
就其是至書

梅士享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他施  
為真有包籠  
一世規模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知不君受而封之。而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朱養絕評又  
囑以行夷吾  
之言是其成  
桓處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隱躬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斷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盡，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春通絕以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適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適適近也季友之爲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績按小匡作公子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報所以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

績按蒙孫小匡心書孫宿

曾彥評文更捷滑

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

甲及貨盡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勝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不踐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

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今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梅士章評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令誅不救者尊周以號召天下詐止樓諸侯以伐諸侯



沈鼎新評是  
兵食而後加  
政得治原

朱養和評俱  
在盡倫上着  
精神

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

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關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

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劉繩評罰不  
輕加

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管仲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

盡盡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

之師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張暉評誅悖  
倫以示戒



朱長春評四十二年以上敘匡天下行事大略自以文為次用兵車乘車九合為外政結局復以踐位十九年起敘國中內政此一篇大體布格大奇  
朱長春評敘重道古陸離有邁氣文兼子史之長太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桓公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

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變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五十

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墾而稅之二

歲而稅一率一歲而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

史公用其古法幹以驚雄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梅士享許前已已載歷明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國茲後重出重活內也公子開季友家係不重出重活也

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音君臣之有善者晏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

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

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

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

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遠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可當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別契

可善本心司



種賦評待客  
之禮周悉愷  
至

謂分別其契

至國八契

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  
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

周之大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

庶人有所陳訴通於  
君鄉吏抑而不通事

經七日者則囚其

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

出謂欲  
適他國貴

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

即正域評有  
賞無罰大有  
權衡

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

賞雖過能亦不  
罪也續按縣吏

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令鮑叔進大夫勸

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國家勉營國家之事

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

得此大  
夫故有

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

從政治為次  
而能理者次上

成功野為原又多不發

春通不發是大徒大役  
簡少其野多不發之衆

起訟

不驕次之

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  
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

者莫不恭惟不為

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

晏子平

出不仕

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  
無過失則而

友有少長

友有少長

為上舉

全此三者得二為次得

三之一

為下士處靖

靖卑敬貌敬老與貴  
敬貴近於君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

者農農用力

勤而應於父兄  
義且事賢多  
故能多

梅士享詩孝  
弟為人之本  
貴人之子必  
聞之于父士  
則意而習之  
獨農工賈恐

唯

卷二

卷二

十九



其以力故忘之以見利遷之故教以應于父兄則為上舉不應于父兄則為首數而弟之義不待學校而與矣朱長春評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復入三大夫之舉因申三大夫之罪總歸謂國子以完斷獄文局之奇後人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審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于政為大子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有重之矣重乃可結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進者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

管子 卷七

不能亦多不解  
仁善本當心仕

張榜評數個無赦凜然

國子心高子

趙用賢評廉意廉察其意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績按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交蕩比之匪人行此三者有罪無赦狹少年公子也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赦飲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

管子

卷七

二十一



而罪王也

朱長春評三  
大夫進賞

仲命之德中

刑也國子為

李主罰君命

之刑中德也

東國西土外

政其條具上

七大夫政完

其文完矣

梅士享評涼

然親師之義

如揭日月以

中天有令人

即不敢在三

之節而不敢

管子

卷七

而已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績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吏舉善者而舉不善者。則以其出于眾人同然也。若吏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于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

獨見也。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子賤也。出

與師俱。師貴而上與君俱。君貴而凡三者遇賊不死

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

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易祿可無

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

疆政教兩相  
成而禮法交  
相飭者也

歛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赦。其祿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

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歛。即奪奉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命。在公考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君又自為國家詳刑。而持李之平者也。故散敘來有

次第。有脈絡。有條理。關疑。見德感之意。焉。是君相之

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臣廢而歎。嗟乎。其然

乎。非仲之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

朱養純評痛  
快暢絕

管子

卷七

二十一



定公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奇。肯死事讐。魏于心。而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廣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得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月。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我。紕以容小白。不得也。必日為白也。容為紕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志心。忠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死。死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世貪生。二心日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嗟然。吾志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可。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揚慎評。讀大匡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文貌之。則惟大史公。身貌之。則為諸葛孔明。故後世之能讀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朱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之降也。世然也。靈龜。卑。驪。虞。見世運。見文選。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才。為之也。要其博。大遭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似錯。非錯。關結似關。非關。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



管子  
卷七  
以爲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爲後著也。最奇可翫。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七終

中匡卷第九西九  
管子卷第七終本校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大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

子爲賢。當以供賓之義。爲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見

禮而悅者。出必爲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

梅士亭評祖  
公惕而有六  
慮于此見之  
信非夷習莫

管子

卷八



庸小自也

揚慎評以殺贖殺能禁民之犯死乎甲盾所生餘也幾失於囹圄也雖然猶愈於金贖多兵殺敵多金殺主伯國亦以不貪為寶也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木可以為貨。破木成粟。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入者名之為貴財安河有。

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

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

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

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劉德評魯書必先置利

沈剛新評仁義法三王桓已有身見



楊慎評此萬世通病而得財尤甚

李泌評尊禮之至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亾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二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禮，以尊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

何俊良評頗挫傳神

沈與新評無怠無偷正是持心要道以理一國以經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天下俱管攝于此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而後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導引之使通調無沍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于是佛逆。德于是喪。道是佛逆。修身同此本理。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

朱養純評為身為國為天下所以成信

績世求長年而急於求其長故其長心救日之也且桓之好內亦其微也言矣

周元會評國與天下又本于身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凶國。繼絕世。起諸孤。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不虐。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後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得行於世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再舉。下無再犯。日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卑卑熙熙。鼓此為天下也。春演旨哉。本術乎。禁樂去偷以遊矣。此為天下也。歸于長年長心。心無荒而血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則外情。結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開身治而天下治。未聞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管子

卷八

三

四



其用作入法耳。後法家乃多言鍾鼓不解于懸。窈窕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按人。主恣睢。嗚呼。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法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臣以經天下。小臣以理一國中。臣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典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張榜評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熟看  
朱長春評就齊語論次而

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楊忱評為君亦猶是此語可起九原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沈鼎新評提出先公社稷是把柄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會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楊慎評「仲也」施伯以為大尼父以為小其施受之異歟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為羣臣饗。饗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續按：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今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採管仲本敗魯勝

朱養和評敘  
次法井然如  
面

蘓軾評成敗  
俱歸矣

趙汝師評言  
常人有為國  
得成力者功  
猶可貴。今叔  
為桓得生仲  
功無以加矣

揚慎評敘事  
無痕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

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眾必與之。與許也。績按言鮑叔知齊無

他讐。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者。不有得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

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况不耻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

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貳績按貳君。即前勞君謂使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及此。謂除其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夜。謂除其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誅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張榜評問政處便得其要

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  
 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績按國音葉水心評對語典册高文

勤善本心

董分也下本有孟子百四之盡其制也分是也十二字刑象本心象刑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勸之以慶賞勸之以慶賞亂之以  
 刑罰刑罰其顛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務農息兵故糞而除其旌春通糞除顛旌掃除  
 而養老重禮也以事先之禮事之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績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與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管子

卷八

八



朱長春評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著書者為釐正合撮而先敘于成民事之上似有條趙用賢評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糾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言常行也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

句則商工農之鄉也

其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

柯潛評言唯事亂故各有所處

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也唯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



績按此  
權節其用  
備其器械  
乃子課也  
注非有語  
也權節其用是也

梅士享評四  
民中獨農之  
子常為農下  
有糞野而不  
愚其秀才之  
能為士者則  
足賴一段以  
農本業也民

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  
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閭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閭燕  
謂學校。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  
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  
田。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

右善本  
作在

謂後園  
賦本  
化調  
化謂

務本則巧倖  
不萌。故其模  
不散。而其秀  
足。賢前大匡  
篇管子告晏  
子以耕者告  
國子以玉賈  
皆以出入不  
應于父兄為  
三罪之首。亦  
隨在而教。以  
士行之義。蓋  
天下之大。養  
之者農通之  
者工商。維之  
者士。此四民  
士為首。而農  
為本也。

遺。及寒擊。彙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草之彙者。修除  
其田。以待深耕。均種。疾耨。耨謂復種。既已均種。當疾耨之。先雨芸耨。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鉏。右被曰挾。槍。耨。鉏。也。川。鎌也。耨。鉏。  
鉏也。鉏。以且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  
而省。別苗莠。列疏。邀。邀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芻蒲。芻蒲。也。編  
芻與蒲。身服襍。襍。襍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  
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

管子

卷八

十







朱製純評大  
四段只二語  
收力大味淵

張嶠評問修  
政是卓識

管子卷之八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  
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土宜農瘠土宜末閒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父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  
為矣則稟令而不惰續按齊語  
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山澤  
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  
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  
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管子對

郭正域評列  
愛民之道甚  
悉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  
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  
故無後則繼絕世故無後則繼絕世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  
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  
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

管子

卷之八

十二



沈與新評容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于隱寓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而用上。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貧無財者。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梅士享評作  
內政寓軍令  
因曰猶通軍  
事真藏險于  
順伏不則于  
至靜之中

楊慎評此後  
語事精審讀  
之使人悚治  
如遊民安之  
國也  
梅士享評韓  
信多多益辨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



只是部伍分明管仲什伍素分不待臨財取辨

梅士享評雖云卒伍而相保如父子兄弟故其疆無敵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日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日獮治兵順殺氣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績按齊語因治兵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李泌評借名極正

岳正評責在鄉師處次第條折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績按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于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周不宣三選  
確然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  
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  
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慎一作端慤以待時  
使以慈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用之時而使之也

聽善本  
心所

肉一本無而續按有治  
此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  
之運而疾則肉乃疾之語

梅士享許始  
而鄉長進之  
繼而官長選  
之終而公省  
參之故曰三  
選

佐本心  
左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宜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  
驗其所成此為三選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  
功之事也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  
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  
患而不疾註云疾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肉如月朧胸之胸謂之側匿猶縮懦也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房注無鄉退而修連連為鄉  
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

管子

卷八

十五



春善本  
心春  
梅士享評由  
鄉里而歸之  
家故其慕善  
也真由一朝  
而要之終歲  
故其計善也

退而修里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

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眾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眾不娶

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周極二逐於境

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家居治理可移於官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日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奉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而

而

而

而

而

長由議論而  
反之躬行故  
其修善也實  
張榜評問五  
屬與問三鄉  
者一字不差  
不嫌沓複古  
文矜重如此  
程敏政評又  
詳責五屬



下安善本  
也字

蘇軾評與前  
文無別正是  
古文妙處

管子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  
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疆封內  
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揚慎錄束矢  
贖罰古政如  
此以威天下  
亦猶行不忍  
人之政也徒  
以事論王伯  
何殊乎  
揚慎評觀美  
金惡金之鑄  
知管子以鐵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  
鞞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鉤兵架也鞞革重革當心著  
甲一戟輕罪贖之可以禦矢續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  
以鞞盾一戟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  
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  
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擣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與鹽並重後  
世賸錄用白  
鑑反爭言富  
國之非且不  
知強兵之術  
也可笑也  
績按帶即李友

管子 卷八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  
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審戒  
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圉尚處  
燕審友處晉今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  
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  
者而先攻之以政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  
意已伏于此

按場  
場  
國語  
善善本也穿  
以下續接也但  
渠亦善本也孫渠  
揚慎評必先  
及其侵地所  
謂賜小國地  
而後大國可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及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  
極聘煩於諸侯煩見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  
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管子對  
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  
教令泄於海渠彌於河階後教之冥渠彌巨於河階  
使有弊盡也渠彌於河階國語註頗明渠彌神海之  
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  
士可依之為險阻也綱山依山以為綱紀  
而有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管子 卷八 續按李洪心深 十八



誅也將欲取必故與其斯術歟

沈氏新評以不服天子為名便堂堂陣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  
 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  
 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  
 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  
 親。援。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朱養純評南  
北東西果所  
向無敵

楚。山。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壓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靡。  
 於。隆。嶽。周室有事。歸靡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  
 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楫。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其拘秦夏之不服者。西。  
 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梟。



續增薦  
臣謹心

醫一本  
代醫注

謂上本  
有實

梅士亨詩晉  
仲定周室功  
在首止首止  
之盟大匡小  
匡俱不載母  
乃忽乎曰非  
也欲易太子  
乃惠王隱謀  
管子不欲顯  
惠王之失故  
此篇兩曰定  
周室而終不  
言定周室者  
何事此管子  
之厚也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  
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  
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醫醫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  
不解甲於壘不解破無弓服無矢破弓衣也無弓無  
兵於醫言不用也矢亦言不用也  
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  
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  
武王之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  
而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張暉評收拾  
功績甚壯

已善本心已

趙用賢評人  
君德之不修  
故諸祥瑞不  
至鬼神不享  
守龜不告之  
以吉凶反不  
如民間握粟  
以賈下筮尚

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  
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  
西虞南至吳越已牂牁不庚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  
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  
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  
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鳴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  
敬其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  
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筮一本  
比筮

管子

二十一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威  
數語是其彈  
壓本根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  
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雉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  
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  
 見有者二三祥謂龜龍  
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  
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蘇軾評此桓  
公善用仁術

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  
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  
維也馬牛選具擇  
其善者以成具  
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  
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  
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  
廐繫養之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朱養和評依  
稀薄來厚往  
之意

劉總評愛利  
信武是以服  
衆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大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擗丘粉載而歸。垂橐言其空故也。擗收拾也。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  
 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績按勸心  
諸心推

梅士享評衛  
戎狄之地以  
禁暴于諸侯  
衛諸夏之地  
以示勸于中  
國皆所以安  
周也故曰寢  
武事行文道  
以朝天子又  
曰朝服以濟  
河又曰以遂  
文武之迹于  
天下而管仲  
之功不在齊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壙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税。以為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謂垂韉  
甲。日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垂韉  
之會。朝



而在周矣

管子

卷八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

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

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其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

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

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

而歸，故不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

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

國畏成，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於本心施善本心於

成善本心

沈鼎新評匡齊正以扶周故成文武之迹於天下而終之以羣臣之謀是文章救拾妙法

楊慎評章首見仲顏鮑叔末以叔輩賴仲收此段文字不知者以為蛇足知者以為迴龍也

楊恂評歸到事周室有分曉語俱藻艷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周元會評三邪原不可而仲以為非急正善誘君處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子大夫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自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揚慎評離病立方就讓成任此大機大用非當時說士所能望其項背也

姚樞評薦舉得其人

察善本心習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優。隨不斷。則亾象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快。音遊。苛密。快。察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岳正評見神  
父和衷相濟

績按大臣作博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正荆之  
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  
則也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  
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  
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  
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朱長春評重  
言易見三者  
可無不可先  
秦法家之士  
政為此說故  
機桓公之短  
而自文其毒  
至二世而行  
亦二世敗而  
驗猶天之有  
造于世不然  
宇宙皆廢爛  
萬古為長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  
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  
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演管氏卦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空言傳  
會神仙家佞主者太史公博摭異記以實其書因傳  
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  
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  
仲諍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諱乎無  
廷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蔑矣聖人何以一正  
于諸嘉敘葵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弱文而昧于義  
以是借飾為仲美乎不知其仲諱也一匡匡王耳君  
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一



且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  
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關

內言四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八終



